皇清經解

C1-12
478
196

東京大學

經
2.
194

經學卮言

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卦辭

鄭君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
按此則易之互象不唯八純兼重卦亦有之蓋互體有視中
四爻者有視上四爻者有視其自初至五五爻者有視其自二至六五爻者率一卦而函卦者五如大畜
三三下五爻三三互之成大壯 初至三乾也三至五震也 上五震上乾下大壯倣此
爻三三互之成損下四爻三三互之成夬中四爻三三互之成歸妹
上四爻三三互之卽成頤也以經徵之泰自二至五互歸妹故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文錢所有物那

其六五日帝乙歸妹兌自初至五互中孚故其九五曰孚于剝大壯自初至五互夬故壯于趾之爻與夬初爻同益自初至四互復故中行之文與復四爻同小畜自二至上互中孚故有有孚幾望之義謙自二至上互師故有利用行師之義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而屯豫並言利建侯屯自二至上互比豫自初至五亦互比也噬嗑之彖曰利用獄而旅亦言明愼用刑噬嗑上五爻互體有旅也需之利涉大川自三以上互既濟也訟之不利涉大川自四以下互未濟也漢儒說卦氣以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復臨爲十有二月辟卦泰否備乾坤之體而反復觀之獨函諸辟卦於其中取其上四爻則泰互復否互姤其下四爻則泰互夬否互剝取其上五爻則泰互臨否互遯其下五爻則泰互大壯否互觀是故泰爲寅正攝提之首實自然之數也推而言之上經終於頤大過坎離下經終於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兩濟者坎離之合也而中孚互爻亦爲頤小過互爻亦爲大過此上下經之所以相配也雜卦不依上下經次序然乾坤以下亦三十卦咸恆以下亦三十四卦乾始焉咸恆中焉姤夬終焉（篇末卦不反對朱子疑之蔡伯靜易其讀大過節也下節屬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於韻仍合）咸恆之中有姤夬姤夬之中又皆有純乾純坤非錯綜相生循環之妙與

今列互卦圖於後

中四	上四	下四	上五	下五
爻互	爻互	爻互	爻互	爻互

乾　本卦
坤

姤　乾　本卦
復　坤　本卦
夬　乾　本卦
剝　坤　本卦
遯　姤　乾　漸
臨　復　坤　歸妹
大壯　夬　歸妹　乾
觀　剝　漸　坤
大過　乾　夬　姤

頤　坤　剝　復　剝　復
同人　姤　乾　家人　姤　本卦
師　復　坤　解　復　本卦
大有　夬　睽　乾　本卦　夬
比　剝　蹇　坤　本卦　剝
既濟　未濟　本卦　本卦　坎　離
未濟　既濟　本卦　本卦　離　坎
濟　既未　本卦　坎　旅
蹇　濟　既未　本卦　離　節
睽　既濟　未濟　本卦　豐　坎
解　既濟　本卦　未濟　既濟　渙　離
家人　未濟　本卦　既濟

歸妹既濟解睽豐節
漸未濟人家蹇渙旅
豐大過歸妹人家恆革
渙頤漸解益蒙
旅大過睽漸鼎咸
節頤蹇歸妹屯損
中孚頤漸歸妹益損
小過大過歸妹漸恆咸
離大過睽人家鼎革
坎頤蹇解屯蒙
咸姤夬漸大過遯

損復剝歸妹頤臨
恆夬歸妹姤大壯大過
益剝漸復人家大過人同
革姤夬人家大過觀頤
蒙復剝解頤師
鼎夬睽姤大過有大
屯剝蹇復比頤
晉蹇未濟剝旅比
需睽濟既夬節有大
明夷解復既濟師豐
訟家姤人同未濟渙

噬嗑 蹇 未濟 頤 族屯

井 睽 既濟 大過 節 鼎

賁 解 頤 既濟 蒙 豐

困 家人 大過 未濟 革 渙

震 蹇 解 頤 小過 屯

噬嗑 睽 家人 大過 睽 革

艮 解 頤 蹇 小過 蒙

兌 家人 大過 睽 革 中孚

豫 蹇 解 剝 小過 比

小畜 睽 家人 夬 中孚 大有

謙 解 復 蹇 師 小過

履 家人 姤 睽 同人 中孚

无妄 漸 姤 頤 遯 益

升 歸妹 復 大過 臨 恆

大畜 歸妹 頤 夬 損 大壯

萃 漸 大過 剝 咸 觀

隨 漸 大過 頤 咸 益

蠱 歸妹 頤 大過 損 恆

否 漸 姤 剝 遯 觀

泰 歸妹 復 夬 臨 大壯

自晉至泰二十四卦互體並無其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屯

以下爻辭

屯爻言乘馬班如者三言昏媾者二禮稱四馬爲乘馬四偶數也二四六皆偶位故皆謂之乘馬二之馬取象於震所謂馵足的顙之屬四六取象於坎在下者爲薄蹄在上者爲下首俱非良馬故班如不能進也上爻獨不言昏媾何也一陰一陽而相應乃昏媾之象六二上應九五六四下應初九唯上六所應亦陰則非其昏媾矣四志應於初而隔爾陰陰柔不能爲難求而往又何寇焉二欲上應五而爲初剛所制是以遇寇屯如邅如夫二之邅三之吝其不可往也均然三宜見幾而舍二則班如不舍以至蒙難十年者此易之爲書所以詔人吉凶而不詔人以苟爲趨避三爻上爻既爲爾陰非其昏媾之正欲舍之而不可者也則唯以正靜待時而已二至四成坤體故爲女子地道尚靜又處三陰之最下靜乎靜者也故曰貞不字坤爲土土成數十數窮則變二一變而互卦亦成震體以剛敵剛初不能復爲寇矣震則動故曰十年乃字周易以變者爲占凡爻辭有先凶後吉先吉後凶者皆當以變卦說之如十年乃字七日得至于八月有凶之類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需

坎爲水酒象也中滿者食象也故需于酒食困于酒食皆以坎得象漸六二飲食互卦亦有坎夫沙泥血穴之中常情所畏易於需者也飲食宴衎不思其反能需者鮮矣快意而進失其貞固能無咎乎故中正如九五猶戒之曰貞然後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比

易爻內外亦不定指內卦外卦此比之自內乃謂外卦之五五爲群陰之主二與五應若有王者起而首先翼戴者其志尤親故言內也六四外比之所謂外乃內卦之初四與五最近初去五最遠而四與初應若內臣能外合遠方諸侯以勤王室者初六志歸九五是賢者也四比初以從五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唯六三雖亦從五而爲應爻所牽若有異志故傷其比之匪人匪人也後夫也前禽也皆指上六而言比卦大體以四陰附一陽獨上爻一陰自殊於衆偶於國爲後歸之象於禽爲佚獲之象然爲上六設戒則天子當陽不用命者凶爲九五垂訓取順舍逆不勤遠略斯盛德之至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

虞翻說履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按春秋左傳曰遂幽其妻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管子曰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蓋古刑法因謂之幽故仲翔云然惠氏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大有

初比於九二有敵剛之患所應又剛非陰陽匹偶是无交也无交所以有害也然而害也匪咎也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夫豈君子之咎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謙

初六居坎體之下自二至四成坎坎爲水則曰用涉大川六二處震

體之下上六處震體之上三四五互卦爲震震爲善鳴則曰鳴謙皆取爻外之象獨九三當坎體之中坎勞卦也而曰勞謙乃取本爻之象其故以陰爻象在卑位者當因人之尊而謙下之所謂從其長於外也陽爻象在尊位者當自忘其尊躬行謙德所謂行吾敬也此卦之義五陰環而敬一陽一陽虛而納羣陰上下交謙謙道以成

六五貜豕之牙吉大畜

牙鄭讀爲互按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互謂榼衡之屬貜豕之互即此互也牿以防牛抵觸互以禁豕放逸與六四童牛之牿文既比偶事亦類從古音牙如吾詩祈父牙與居協騶虞史記作騶牙與互相近篆文形亦相似隸楷之變以互爲牙金石傳記若此非一（按通卦驗有人侯牙倉姬演步謂太公字子互也以讀之知今相傳稱子牙者誤）

九四田无禽恆

恆卦自四至初與師卦自五至二其四畫奇偶正相反此曰田无禽彼曰田有禽語亦正相反禽皆指謂應爻師六五下應九二之陽陽實故言有恆九四下應初六之陰陰虛故言无也姤九二包有魚九四以應爻虛實爲別與此同義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睽

後說之壺鄭君及京馬虞翟諸家皆然說讀爲稅虞翻曰說

猶置也離爲大腹壺之象也唯今王氏注本與上句同作弧字聲似而誤耳周易以變爲占上九睽之歸妹也上與三相應三至五互坎坎爲豕又爲車輪上爻變則成震震爲大塗坎豕在其下若負之然上爲宗廟故謂之鬼坎車在其下若載之然言一車者就坎數也上體本離離爲戈兵有矢之象先張之弧則弧矢爲寇也後說之壺則壺矢爲樂也已變而成歸妹睽寇也是昏媾矣且上既變震自三至上互而重之雷雨作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先儒說屯之膏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今按歸藏卦名以睽爲瞿其繇曰有瞿有鮫宵梁爲酒尊于兩壺見爾雅疏是則說壺之文亦有因於古

六四往蹇來連蹇

連於文從車古通以爲輦字管子立政曰百工商賈不敢畜連乘車周官輦輦故書作連禮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漢韓勑禮器碑借用硡輦字六四處進退之位往就外卦則成上體之坎坎險也故其行蹇來就內卦則自三至五互體成離離爲牝牛輦所駕也乃有乘輦安行之象矣凡見險者宜思退故其垂戒如此爻例以外爲往內爲來九三來反象曰內喜之也上六來碩象曰志在內也是其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解

黃矢謂五二欲應五三四疑之須解其疑而後得應狐善疑者也故以爲喻自二至四成離體網罟以田蓋取諸離離有

三爻故曰田獲三品亦由互離卦得象云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

按繫辭釋此爻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覿精萬物化生蓋取損三三從泰三二來乾之上爻與坤之上爻互易其位故有天地合男女交之象焉三人內卦三爻也動而變謂之行內卦本乾一爻變而爲陰是損一人也三與上應以陰從陽是得其友也二則友三則疑夫婦之性也以是推之坤上爻與乾上爻交易而爲咸二三乾初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歸妹二三坤上爻與乾初爻交易而爲漸亦言女歸咸恆有夫婦之道皆取諸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

外卦兌爲羊處兌之初如牽之者此九四之本體也兌爲言下爻變成坎爲耳故曰聞言此九四之變體也九四以陽爻當陰位剛而不純不能堅其志以除去陰邪見一陰之未易決也有改節從陰之意居而自守亦既不安動而有行亦復次且當此之時雖與羣陽同行而志或悔矣故戒以當保其兌體所悔終亡若變而就坎則有聰不明之咎焉占人遇此能祛其次且之疑聞流言而不信以與剛中之君子相牽同進者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

震來厲象曰乘剛也六五震往來厲象曰危行也二五所乘

皆剛爻二震體未就止有初剛五則四與初應雨剛在下故往來皆危然二億喪貝而五轉得无喪有事者初九重陽六二重陰剛柔不敵之甚六五雖陰尚得陽位九四雖剛而位實陰故四之制五其勢不若初之偪二而五亦藉可自守无所喪也初得乾體乾道用九故稱九陵二履其上故稱躋焉乾爲金玉貨貝之象震卦至二爻而失乾體故以喪貝言之懼而喪其有從而逐之所喪滋多唯當靜守勿逐待時之變喪者自復二變而爲震之隨互體成離離爲日爲火火數七故曰七日得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漸

宋人或疑陸是逵字之誤不知古音逵讀馗詩施于中逵與仇合韻韓詩作

中儀讀俄儀从義聲義从我聲詩柏舟儀與河協菁莪與莪馗儀同故借用不得相爲韻也上九與九三同言陸者漸外卦象鴻之北鄉內卦象鴻之南來艮位東北三爻漸進以下應艮有自言而北之北而南之象巽位東南三爻漸進以上向巽有自南而北之象鴻得陸而止故一南一北皆以陸爲終也然則三漸陸而凶上漸陸而吉何也夏小正傳曰雁以北方爲居南方之陸非安居也故其占爲夫征爲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六經之義固相通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

鄭君注云須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愚按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既嫁之女說

爻解字曰頤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頤經義言本宜歸妹而乃以其姊年不相當故致反歸更以娣行也以爻位言之初二爲娣三則女長矣四則愆期矣以爻象言之三進就四則成互體之離離爲中女故曰須退就本卦是反歸而成兌之少女故曰娣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

旅三三自小過三三上爻變而來小過有飛鳥之象在上又爲巢象已變成離火故曰鳥焚其巢如漁三三自坎三三上爻來則曰漁其血言變去坎血也小畜三三自需三三上爻來則曰密雲不雨言變去需上體之坎雨也此亦可備變卦之一義蓋六位窮而後變故八純卦八爻卦各上行至六而變又下行至初而變又上行至五而變三變之後變則復初每卦皆統三卦共成六十有四自乾變者曰夬曰大過曰姤自坤變者曰剝曰頤曰復自天地之交卦變者曰泰萃隨无妄曰否大畜蠱升自坎變者曰渙曰中孚曰節自離變者曰豐曰小過曰旅自水火之交卦變者曰既濟家人漸蹇曰未濟解歸妹睽自震變者曰噬嗑曰晉曰豫自巽變者曰井曰需曰小畜自雷風相薄之卦變者曰恆鼎大有大壯曰益屯比觀自艮變者曰謙曰明夷曰賁自兌變者曰履曰訟曰困自山澤通氣之卦變者曰損臨師蒙曰咸遯同人革備矣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聖異

經於甲庚同有先後三日之文明無他義先甲三日者甲子

甲戌甲申後甲三日者甲午申辰甲寅也先庚後庚亦卽謂六庚耳蠱事也君子敬其事則用日之始故六甲皆吉（此文王之辭時尙未忌甲子巽卦所以言庚者周易以變爲占蠱三三之巽三三止五爻一變故巽五爻辭卽承蠱彖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環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丁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中孚

坎爲月離爲日既濟者日月之望也歸妹自二至四成離自三至五成坎有似既濟故曰月幾望小畜上爻變則自上至三亦互既濟故月幾望之辭同獨中孚互體未有坎離而言月幾望者此取明中孚小過兩卦生於坎離爻畫之爻易蓋也蓋上經以坎離終而先之以頤大過中滿有坎象焉頤中虛有離象焉下經以坎離相重之卦終而先之以小過中孚此二卦尤似坎離特得其倍體耳且坎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卽成中孚中孚四至二互震震爲馬三四兩陰相爲四類言能絕其類而進據五陽之上則震體亡離體就而坎互體見所謂月幾望馬匹亡也中孚是離之未純者四與五爻錯乃得无咎三與二易位然後可鼓可歌（凡占者遇此以變爲言）離九三鼓缶而歌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爲敵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五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
小過二五亦皆取坎爻爻易之象言之坎二爻本陽祖道也
君道也三爻本陰妣道也臣道也陽上升之過而至于三過剛則亢故凶陰下降之過而至于二處險中而能變者過柔猶可以无咎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也至于外卦則陽過降而至四陰過升而至五坎爲雨又爲月月生於西故稱西郊爲隱伏故稱穴既易坎成震斯雲者不雨矣伏者動而見弋取矣震驚百里公侯象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
九五爻辰在申上值實沈之次禮祭以孟月薦以仲月夏正孟夏辰會於申禴祭之月也申又西方故爲西鄰變而之明夷其辰在卯則東鄰矣又上體既變成坤坤爲子母牛故言殺牛東鄰據之卦西鄰據本卦凡陰而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鄭君注易恆以爻辰爲說爻辰者初九子初六未九二寅六二酉九三辰六三亥九四午六四丑九五申六五卯上九戌上六巳與八卦納

辰之法異

需須也　象傳

鄭君注云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按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瞽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

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僖元年趙氏孟子章句宿留以答之萬章下諸家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是須留亦音秀溜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詁訓皆音義相將卽六書轉注之學自宋以來其傳晦矣

蠱剛上而柔下

凡卦有三陰三陽卽具乾坤之體此蠱父所以言父母也內卦本乾三陽而分其一陽居上故曰剛上外卦本坤三陰而一陰下來居初故曰柔下父指上九以陽剛居尊亢之地五畫承之有父老退休子代治事之象初六柔伏在內又爲母象九二獨言幹母之蠱者母無外事教令不出閨門唯二處內體最與初比故爾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剝極而復以陽去陰以君子去小人宜乎善矣然猶必以順行乃无疾咎其旨深哉若湘東復正中興功燦北宋諸君子除新法復舊法未幾而章蔡迭乘其後亦曰行之未以順而已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男女正位專指二五父母則指九三上九蓋上父處外卦之最尊母道也母不稱慈而統於嚴者凡母之性恆以姑息爲惠鮮能嚴氣正性率其子婦以成父教家俗每由以不謹故此卦獨以陽父爲母象告之以

嗃嗃則吉戒之以嘻嘻則客嚴君之義乃取爻辭嗃嗃威如
兩文而言之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傳

諸卦言君子以者或取其象或法其義此卦當下剛上險之位而云飲食宴樂者何也記曰參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君子於飲食宴樂之時恆若有險在前需而後進故能飲食而不溺宴樂而不淫所以玩占而思戒也本義云事之當需者无所復爲飲食宴樂俟其自至殆非君子立教之旨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蓋古文愆字之省二爻云愆在中三爻云災在外意正相對周易多古文損象懲忿窒欲釋文作徵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荀爽本作亞並省不著心者則不疑其所行也文言

古文偏傍多省不疑其所行者言所行不礙也下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他如小畜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遯象傳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升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既濟象傳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不但文義當訓爲礙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當位疑也則與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是疑惑之疑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繫辭傳

蓋聞土寄王於四行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各以五土乘之則水五火十木十五金二十合之是爲大衍五十然而五十之蓍若盡用之無以成七八九六之變又必四十有九乃能取其用也此天地之至數而周髀亦法於此是故句廣三天數也股修四地數也徑隅五參天兩地之數也三三而九四四而十六五五而二十五兩矩之合亦五十焉句股和而方之合於四十九句股較而方之合於虛其一聖人以句股測天行以蓍卦象天道理一而已周髀不可通於大衍則句股之數非至數也大衍不可通於周髀則大衍之數亦非至數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前漢五行志曰處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然則八卦即河所出圖本有其象因而重之乃伏羲所作之易耳宋人名五行生成數爲河圖古未有其說正義云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君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廣森謂羣言淆亂以近古者折之淮南子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是可爲伏羲重卦之證

上棟下宇

上高也下庳也高其棟下其宇則吐水疾而霤遠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序卦傳

此下韓康伯注有履者禮也四字當是經文混入注耳王氏

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釋文云今雜卦無此句韓注有或傳寫者誤愚謂王所引正序卦也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經學卮言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書

克明俊德堯典

傳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注亦云俊德賢才兼人者也古人引詩書多斷章取義未可因大學皆自明也一語遂疑漢儒舊說之非大氏聖賢立言之至者皆不相襲而自相合此篇以中庸證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之修身也克明俊德尊賢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官也此敬大臣體羣臣之事協和萬邦則諸侯無弗懷遠人無弗柔而庶民百工之子來不待言矣蓋

與九經次序有若合契亡友洪汝登名榜歙縣人爲愚說之
如此

無若丹朱敖 益稷

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敖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昺昺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漆書古文作㚔見說文解字論語㚔溫舟卽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舊以爲夏時澆非是禹與舜言得斥天子之弟者古人語質往往有之然依史記此上有帝曰自取于塗山以下別加禹曰則是乃舜自言非禹語也於義更協以聖如堯以親如象而皆殄厥世故曰予創若時創者傷痛之意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然其損益要亦大同周時奏樂之節見於儀禮者大約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間次合樂其舞時先後未有明文據孔子問居云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與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舞入必在下管以後可知也此經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乃堂上升歌爲第一節大戴禮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是周樂章雖改而用器唯磬拊琴瑟則同也下管第二節也周制天子管維清諸侯管新宮古無聞焉鼗鼓合止柷敔爲第三節舞也鼗本所以播之進舞衆至唐凱安舞猶存其制故樂記鼓鼙之

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正義曰不云鼛而云鼛者廣其類也禮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鼛將之祝以導歌鼛以導舞其用相類鼛鼓合於祝敔斯容與聲比矣燕禮記曰若舞則勺故大射儀鼛倚于頌磬西絃備舞勺設之笙鏞以間即所謂笙詩三終歌詩三終相閒者也簫韶九成則大合樂舞而樂告備鄭君注曰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是以此笙即大射之笙鐘笙磬鏞即彼庸鐘庸磬鏞同字詩庸鼓有斁亦不加金今文儀禮庸爲頌頌古字作額讀若容故與庸通漢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史記作容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如淳曰頌者容也管子鐘笙磬與笙相應之鐘磬也頌鐘頌磬其聲與歌頌相應者也是故笙鏞以閒謂笙者與歌頌者相閒也可謂笙縣與頌縣相

閒也可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孔安國書

非謂湯奪其農時而興師也祇言舍我國之事而與人國事引穡事爲喻者與孟子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同意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訓

梅氏所上古文尚書自朱子卓識始疑其僞近世通儒推暢愈明愚亦嘗反覆誦之多有所疑如此文似因論語而爲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文可稽而宋承殷之制備立六卿屢見於左氏文公七年十六年昭公廿二年哀公廿六年諸傳其六卿之目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即司空宋避武公諱

改曰司寇無所謂冢宰也唯成十五年傳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然次在司寇之下則非上卿執國命者矣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魯唯三卿亦有太宰之稱周禮春官之屬有大行人小行人正不得曰其有太有少而遂疑向帶爲正卿也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君以爲殷時制雖推測之辭然其太宰非貴卿而止爲天官之屬頗與宋官有合宋唯無司士耳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是右師統百官卽周天官之職又襄九年宋災傳云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亨祀之事二師命之是亦太宗太祝並屬天官之證書有父師少師箕父師右師也少師左師也伊尹以阿衡爲官號其卽右師與否固未敢知要不得以周人之冢宰施之殷人耳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咸有一德

呂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螾蛆水大則有蛟龍龜鼈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屋壁多爲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不韋引書證上所言怪獸蓋謂廟中畫之猶觀於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易怪爲德似是而非

小稽曰其如台盤庚

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爲其奈何可見梅

氏所上書傳訓爲如我所行者誤也蔡傳於夏罪其如台解云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於乃曰其如台解云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二條蓋得之今王其如台當解爲滅亡伊遘王自處將奈何與紂有命在天之答意乃相應唯卜稽曰其如台太史公未載此文竊聞座主桐城姚大夫說自我王來迄厎綏四方皆述民不願遷之言盤庚數于民以下乃述盤庚之誥誡有特見足破前儒沿誤蔡氏唯誤以篇首卽爲盤庚之辭故解云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如我何與經意正相反此乃諸不欲遷者謂我先王來宅此河北重我民生嘗稽之於卜言河水無能如我何也蓋時雖以避河患爲名乃盤庚本意則如漢儒所說商俗奢侈欲徙而改行率儉杜爲曰殷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曰居相圮耿不常厥土殷庚作誥帥人以若本篇王肅注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其實河之北涘水患較遠其如台之卜始實有之非詭語也姚大夫曰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辭也首篇新邑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言王若能胥匡民居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顚木厥根不移卒生由蘖天將永我命于茲廣森謂中篇方云盤庚作唯涉河以民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則上篇作於未遷之前甚明既遷于殷可云茲新邑未遷但當云彼新邑不當云茲新邑更不當云既爰宅于茲故知上篇新邑決非亳殷大氐此邑遷來亦未久故尚有新邑之稱盤庚承甫遷之後而又謀遷所由咨胥怨也書序祖乙圮于耿正義曰鄭注祖乙去相

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今按竹書晚出固弗盡眞然還以漢人舊說證之西京賦云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成湯遷亳已入前八數內不當後五復連湯計然則去亳居囂爲一遷去囂居相爲二遷去相居耿爲三遷盤庚居殷爲五遷中間尚缺第四遷殷本紀云仲丁遷于隞卽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卽耿下歷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乃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不言祖乙之時殷已都河北明是耿地猶在河南但自祖乙以後盤庚以前未知何君又有河北一遷耳其果爲南庚遷奄與否則唯竹書有之他無可證祖乙北于耿不遷至其後王乃遷與

鄭說相會要之我王來自是來河北新邑之王又非祖乙也鄭武公遷于新鄭歷五十餘年莊公猶云吾先君新邑于此若依竹書所紀遷奄至此纔二十二年其稱新邑更宜于今五邦語在未遷殷之前則殷未爲邦五邦者亳也囂也相也耿也河北新邑也

先王不懷厥攸作

宗社宮室皆先王來居此土時之所作也今天降大虐先王不加庇焉是不懷安其自所作之居矣所以然者先王神靈唯利民是視民當以遷爲利故神亦以遷爲安也殷降大虐卽下所云高后丕乃崇降罪疾蓋疾疫之災歟故此篇反覆推本降災之意以爲出自先王高后爾衆不蚤同心謀遷以

坐待疢虐之降非自鞠自苦而何猶不及今自稽其過自怨
自艾乃祖父將斷棄汝不救乃死矣疢其曷有瘳乎予惟終
以汝遷或尚可迓續乃命耳詳玩經意似方際衆不願遷之
時而適與天災會遷議乃成若無端而託鬼神窈冥以脅之
其誰能信之 鮮以不淳于天時句稍難解大氏言及天時亦是疢疫之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此指謂仲丁諸君屢遷之事也盤庚之初封本在亳殷詩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是也其後相土之屬遷徙
不常至湯乃復歸于亳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先王謂契也仲丁以下輒復屢遷凡一遷都其
衆必有隨而遷者亦有留而處者故自今日言之昔我亳民
其子孫或在于囂或家于相或流于耿是蕩析離居矣上文
遷于山謂亳之景山也古我先王成湯監于前人不常厥
居未有善士將思多于前人之功乃擇此景亳而都焉後王
不常寧屢遷屢圮以致我民蕩析離居我非樂震動我民也
將以爲民求所定極唯有復我高祖契與湯之故居庶可一
遷不再遷而永地于新邑耳盤庚審知亳土之可久故自
湯以前湯以後遷者紛紛卒無以易亳也其後武丁復以
亳朝諸侯有天下而朝歌一遷殷遂以亡乃知盤庚之胥宇
卓矣哉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說命
惟甲胄與口異口之不慎或起羞而已甲胄之不慎乃致寇

焉是故衣裳干戈皆爲我用者也然人君於衣裳不過在笥而已其於干戈必時見而自省厥躬善則用以伐人不善則人用以戕我躬矣貂衣引兌命語有此鄭注云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似未盡其義

右秉白旄以麾牧誓

逸周書克殷篇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然則白旄卽大白也左傳衞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衞世家作盜其白旄而先明急子以白旄爲節所謂旌節也武車建之則爲師節司馬法傋伯靈臺注曰伯師節也古文伯帛皆與白通康叔封于衞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白周節以白旄漢武帝詔躬秉武旄武帝時更加黃旄漢節以赤節猶言師節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洪範爾雅曰康虛也而汝也汝武王也汝當謙其容色虛以受人曰予一人所好唯德有德者則錫福隨之是不協于極之人斯有所勸而進協于皇之極矣

有不孚之責于天金縢

丕子史記作負子索隱謂鄭君亦讀丕曰負正義引鄭注又尙書用古文說其注書傳書緯等用今文說故爾所引異作不子蓋鄭注異文白虎通義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見曲禮正義今本無然則負子之責者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若爾三王者呼三王而告以下所云也不當與此句牽連生解公羊解詁云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

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禮記隱義又云諸侯曰不茲凡負子負茲不茲不子丕子皆同音之轉弟子籍有秦丕茲家語作丕慈古音負近丕詩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是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一卜不決再之可也再而吉凶相反三卜以從其多者可也既再卜習吉矣必無三卜之理愚以爲乃卜三龜者二公與周公各卜一龜也上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陰有請禱之意又不願二公知故弗諾之亦弗違之但言周基新創王今未可以死而已不言未可以崩而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文尊者之死辭也若以穆卜爲憂怖先王瞿瞿朋祝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近實本於此先儒謂梅氏所上孔傳與王肅注大同今檢傳

多用小爾雅之義吾家孔叢子僞書也似二十二代猱者襲學王肅承肅意而作之肅好小爾雅因援以入焉然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本有小爾雅二公遂乃穆卜蓋憂疑之至期於習吉而後敢信是以各卜一龜周公則已於未卜之前請命先王乃就卜以驗其得請與否爲卜之意與二公殊故亦別自卜也二公但見公之卜卒弗知公之禱異日見書所由疑而致問史百執事等對稱公命我勿敢言此追釋卜三龜之時卜史不告二公以冊祝之故耳事定之後公且留書不禁人見又豈故勅秘其語耶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史記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必如此解於之字文義方順昔者舜避堯之

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所謂避者其義如此公之所以弗避者武王未受命周室未定成王幼公有盛德設避位而去恐天下之人不若夏人之謳歌啟而若唐人之從舜虞人之從禹是將無以告我先王故留輔沖子以繫天下之望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亦此意也燕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後儒以君奭爲復政後作者又在君奭後其序乃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君固疑篇次錯亂傳必拘篇次創爲成王親政淮奄再叛之說顧周官序首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豈武庚亦滅於親政後者　蓋召公亦疑周公當避故周公歷言伊尹巫咸諸人以明大臣輔政古有其義而於此復爲二公釋之其後不得已居東二年

以靖流言之難居東者避也　鄭注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避之也　論衡須君之察已詩七月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要無其事廣森按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有之此非左證傳以辟爲法以居東爲東征未必合於古文舊說漢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辟之爲避未必非眞古文讀也　論衡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偃禾盡起邦人大恐以爲成王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有王功狐疑之開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爲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魯世家雖有奔楚之事而雷風之變別載於周公沒後大氏史記於金縢前半用古文說後半用今文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大誥

正義曰猷訓道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廣森謂莽誥

字規句擬可以當是篇之訓詁因可以證今書之誤延洪惟
我幼沖人莽曰洪惟我幼沖孺子 據此則延字當上屬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爲句蔡傳從之是也 弗造哲迪民康莽曰予未遭其明惠能道民於安 下予造天役莽亦爲遭古遭造字通史記甫刑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云遭天大罪是造有遭訓予惟往求朕攸濟厥賁莽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 賁與奔通詩鶉之奔奔左傳禮記皆作賁夏小正元駉賁傳曰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厥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莽曰吕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閉疑比聲之譌于天降威用寧王莽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 于語聲用寧王言以安王室也然鄭君注云受命曰誕寧王承平曰平王則以寧王爲文王者古有其說 誕敢紀其叙莽曰誕敢犯祖亂宗之序 紀犯形相近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莽曰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 蓋古文不是鄙字 民獻有十夫莽曰民獻儀九萬夫 伏生大傳作民儀有十夫 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莽曰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越於也考父也翼敬也諸侯皆日管蔡之罪在王宗室於成王爲父行所當禮敬不可征伐 王害不違卜莽曰帝不違卜 此則似有害不敢僭上帝命莽曰予不敢僭上帝命 師古曰僭不信也古僭字省唯作譖與替相似故譌爲替 天明畏弼我丕丕基莽曰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釋文畏如字徐音威愚謂明畏馬本作威洪範威用六極史記作畏二字古通用爾雅曰基始也 爾丕克遠省莽曰爾不克遠省 丕當爲不立政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亦古通字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莽曰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 上文弼我莽作輔漢又天畀忱辭莽作天輔誠辭此畢字亦作輔未詳按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此亦承上若有疾而言似畢爲去疾之意蓋古時語今不可攷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莽曰況今天降定于漢國 今戾訓罪非是詩靡

所止厥毛傳厥定也莽誥多出劉歆所爲以上異者葢古文家也六經唯書舛異最甚幾非復三代之舊若割申勸今文博士讀爲厥亂勸小戴又作周田觀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又作來始滑漢書又作七始詠忽鄭本作召嘉平石經僅存般庚鴻範無佚諸篇殘句異字已以百數詳録釋論衡引梓材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乃即戡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也漢以景帝諱啟之字曰開儀禮注今文啟爲開有宥賢監率亂並形似爲化聲似也化民文理較勝因訛字从化而古讀爲如訛遂轉作爲猶堯典南訛之或作南爲矣魏都賦注引般庚優賢揚歷優即腹賢即賢揚即腸而歷字今屬下句之首其文義之剖判縣絕至於此安得盡如是詰尚有西漢遺文足相讐正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酒誥

王若曰漆書古文作咸王若曰賈逵衞宏說戒康叔以慎酒咸就人之道故曰咸王馬融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廣森按第三義是也呂氏愼大覽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葢時臣美其德以爲號故周頌皆周公所定乃有成王不敢康之語不顯成康則斷當從毛傳成大功而安之爲正解若因康字偶類於謚便疑非成王德顯之句而宋儒轉以爲武王時詩酒誥亦有惟助成王德顯之句成王之叔父則成王生有此稱爲不誣矣然則酒誥之首何以獨有成字葢酒誥梓材與康誥非一時作封康叔在攝政四年伏生說時新邑初基明辟未復周公攝王命作誥故雜以

朕其弟等語酒誥則成王涖政之後又特以殷俗酒荒責成康叔非始封時誥也始封誥止康誥一篇左傳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不舉酒誥梓材也第以所言皆治殷餘民之事故三篇統作一序耳本當在洛誥之下史氏以其均爲衛事上屬康誥而又嫌年次不明特加成王若曰以別之斯一爲周公代誥一爲成王親誥顯然矣觀夫子繼洛誥致政而序多士乃云周公以王命誥正見前此代王誥之時有直以周公之辭誥者是寡兄朕弟之疑書序已隱爲釋之聖人之文所以簡而能該顧後人未之深思耳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梓材

此經既與王充所引大殊未必古文全是今文全非然姑就此文說之則傳謂戕敗人者而可以赦宥於義不通凡經傳一箇之中同字異訓者甚多士宥字自當爲赦宥之宥下宥字當屬王啟監爲一句而訓與侑同左傳王饗醴命之宥注曰宥助也言往者殷末之時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可以枉法赦宥徵千日个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見紂之虐政率誅其所不當誅而當誅不誅者正多耳故其民亦見其君行事如此而敢於戕敗人矣今所以望汝助王啟監其治化我民使無復有戕敗人者云

曰無胥戕

曰者康叔曰也自厥亂爲民以上成王訓康叔也無胥戕以下康叔戒成王也首答王所言之意以爲此戕敗姦宄者亦無須戕虐之也王誠能作法于邦君御事使寡弱莫不蒙德

則民長恬養于太平而無所用其誅辟矣自古王監民之法皆若此次陳作室稽田以喻王當竟文武未竟之緒乃正言用懌先王受命以終之君臣交儆有皐禹矢謨之遺焉前人輒將此日字忽略讀過轉生脫文錯簡之疑何居

王入太室祼 洛誥

此篇之終一則曰王在新邑再則曰王命作冊三則曰王入太室祼四則曰王命周公後此史氏書法著成王之始親政也前此大封大祀皆周公主之 廣森聞諸座主莊侍郎曰蕭雍顯相美周公也虞禮祝辭有哀子某哀顯相意公攝祀之時顯相且矣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記周公攝政七年復子明辟爲還君政於成王宋儒妄非之而併周公踐阼見於禮記者舉斥爲不足信假王涖

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葬歌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諸召誥彼篇末云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幣納於王者也史乃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於王之前而必兼周公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公者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阼退則謂之復辟太史公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揲揲如畏然嗚呼此公之所以聖也當攝之時而畏嫌不足以爲聖使既歸政而就藩磐孤涉於不屑北面孺子之迹又將爲後世跋扈之臣口實故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而終古之爲君臣者定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多士

古有訓肆爲大者肆不正故肆伐之也造此二端後賢擇焉

伐是肆之肆言殷爲不正猶大戾也申丁寧耳或可訓爲是

予惟率肆矜爾則肆矜猶肆赦之意卽所謂今予惟不爾殺

也論衡引作予惟率夷憐爾同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度文理概以肆

爲故乎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有字絶句與直而弗有之有意相似言今遷爾者唯奉順天

命朕不自居有其事也爾亦惟安於天命後日無以我爲怨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有幹有事者謂殷故從仕人也有年謂耆老人也于往也頑

民安土重遷爾多士之中其位齒尊者先往茲洛以爲之望

則爾小子皆起而從爾遷居矣民不可戶說故責成殷士云

然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無逸

鄭君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

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久爲小人王肅好與鄭反

乃以祖甲爲太甲梅氏所上古文孔傳獨與肅同且爲之說

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然唯梅本作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云然耳若依漢石經作高宗

之享國百年固不可得通 杜欽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

事亨百年之壽劉向曰高宗有百年之福劉歆曰武丁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漢人說皆如是唯史記作五十有五年未知果古今文之異耶仰太史公

別有所采耶梅本作五十九且卽以經徵之下言自時厥後則非今非古更不知其所自

立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自時厥後者自

祖甲以後也若謂太甲以後立王卽無踰十年者則商傳世三十除三宗及受多歷年所其餘二十六王通以十年計之尚遠五百之數而載祀六百左傳灼有明文如何可通耶三統厤商六百二十九祀劉子云湯二十七世歷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汲郡竹書易緯稽覽圖皆云湯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始無論紀年等與傳不合信依梅氏書計之卽四百九十六祀亦不能足矣

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多方

麗謂民之罹于咎者開卽下云開釋是也言桀爲虐政不能明民麗罪之情而開釋之輒大降加刑罰也句意與呂刑匪察于獄之麗相同繹卜文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而繼之曰愼罰曰矜毖多罪曰開釋無辜則麗字之義可知矣王制曰郵罰麗于事所謂愼厥麗也

不克敬于和

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儀禮多以及爲若(冪用緌若錫之類)左傳或以及爲之(皇父之二子杜有此訓姚大夫取弱弓尋兩物)書則用于用越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義同君奭天越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越玉五重　顧命

周書世俘曰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武王則寶與同此五重疑卽天智玉五也爲足以禦火災故寶之

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康王之誥

賓讀爲擯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故此亦擯者以其圭幣告王並稱其辭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也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爲賓即通作擯而多士篇子惟四方罔攸賓徐仙民依馬義音擯却之擯此於本經有可證者

以成三德呂刑

以效百二后之德

惟反

與惟官意反對惟官者同官而相爲也惟反者同官不相協

輈故反其輕重也

其罰百鍰

鍰史記從今文作率五經異義曰今夏侯歐陽說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爲三斤廣森按率即考工記之鋝實六兩大半兩也言六兩者舉成數（治氏重云三鋝爲一斤四兩其字或爲鐉伏生大傳如此或爲選蒼頡篇望之傳甫刑之罰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小過赦薄罪贖有金按鄭司農讀刷亦爲率）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與率字不同輕重亦異鄭君以鍰亦爲六兩大半兩偏信今文也許叔重以鋝亦爲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偏信古文也說文序曰書稱孔氏今孔傳云六兩曰鍰則傳古文之書而用今文之訓其僞明矣如眞古文說大辟罰千鍰才三十斤銅耳漢時

唯今文立于學官故漢律以金代銅西漢二斤八兩見淮南王傳東漢三斤皆准千率之數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黃金一斤若今萬錢漢錢重五銖萬錢共重百三十斤是金三斤直銅三百九十六斤故言相依附唐律復贖銅死罪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據舜典疏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輕於今文之千率而重於古文之千鍰多矣然銅賤則罰宜多銅貴則罰宜少固不得百王一致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與渝通春秋經鄭人來輸平詛楚文曰變輸盟制其義皆爲渝成者有司讞獄于上上從而定之也渝者反其案也有所成而人罔弗孚有所輸而人亦罔弗孚是出入各當其情矣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巫咸作咸乂四篇

殷本紀曰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似別有太戊一篇今序無之漢張霸造僞書百兩篇王充謂其按序而作則古序本有百兩篇故書說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序適足百篇相承脫其二矣其二者一卽太戊一疑捝誥也出書大傳墨子引書有衛今相年大明禽艾武觀總德諸篇蓋刪書所不錄今其名雖無而其文則梅氏皆竊取之矣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按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梅氏古文但摭拾樂記放牛歸馬二語恐未足以當之漢律麻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逸周書世俘篇具有其語而世俘載虎二十有二貔二百二十有一熊百羆二百五十有二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羆二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千五百有八此一節頗與歸獸事相類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讀武成有血之流杵世俘乃無之則又未可竟以世俘當武成耳孔壁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堯典一舜典二汩作三九共四至十二大禹謨十三咎繇謨十四棄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湯誓二十湯誥二十一咸有一德二十二典寶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般庚二十七至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大誓三十三經典釋文云漢宜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日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陸賈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大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止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大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所會書序而强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白魚躍舟前歌後舞等語伏生書大傳已具載之李顒作尚書集注於今文太誓內多引孔安國語此乃眞孔傳子國親見壁中古文

者而於民間所錄太誓亦併爲作傳司馬子長從子國問古文尚書說亦取而載之周本紀未可斥其僞也　牧誓

三十四武成三十五洪範三十六旅獒三十七金縢三十八

大誥三十九康誥四十酒誥四十一梓材四十二召誥四十

三洛誥四十四多士四十五無逸四十六君奭四十七多方

四十八立政四十九顧命五十康王之誥五十一畢命五十

二一云冏命　冏命　呂刑五十三文侯之命五十四秦誓五

十六序五十七其九篇同卷般庚三篇同卷康王之誥

與顧命同卷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

篇鄭康成曰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劉歆三統曆在建武前

故及引之師古乃以爲今文尚書之辭今文焉得有武成邪

伐商月日見於武成逸篇者固可徵信即世俘亦姬氏之遺

文也三統曆推是年閏二月蓋歆以一月爲周正月正月二

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之等故置閏以足之其實

古法歸餘於終魯閏三月君子以爲非禮春秋經傳及秦漢

本紀書閏月恆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也廣森受說于子竹

厂陳子以爲一月者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二月時猶因商

正詩大明正義曰鄭注尚書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　既事于牧野遂改正朔以殷

三月爲四月故武成無三月丑月而往卯月而還司馬法所

謂師出不踰時者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辰在斗柄殷之正

月斗柄建丑其月朔猶接冬至之氣故日月得合辰於星紀

之末與斗柄同在丑位此一月壬辰爲丑月之證彼上文云

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則是諸侯師始發之日月在房日

在箕斗之間也故今文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傳大言師先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矣世俘紀干支最詳然前後復亂今校以太誓武成之文著譜左方庶有益于覽稽

殷一月　周二月

辛卯朔

壬辰二日　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癸巳三日　武成曰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丙午十六日　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

戊午廿八日　書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殷二月　周三月

庚申朔

癸亥四日　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甲子五日　武成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丁卯八日　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戊辰九日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

壬申十三日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至告以馘俘

辛巳廿二日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廿五日　世俘曰甲申百弊以虎賁誓命伐衞告以馘俘

周四月

庚寅朔

乙未六日　世俘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庚子十一日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十六日　世俘曰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三統厤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

庚戌廿一日　武成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辛亥廿二日　武成曰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世俘曰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

壬子廿三日　世俘曰壬子王服衮衣矢珽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廿四日　世俘曰癸丑薦俘殷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珽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

甲寅廿五日　世俘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謁告也祭神而告伐殷于牧野

之事也王佩赤白旗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廿六日　武成曰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此十一字據世俘增按崇禹生開似夏詩歌之名崇蓋崇伯也開即夏后啟也春秋公羊說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周所以舞夏樂者與周俱文也愚以是知武王祀馘周廟所用皆夏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經學厄言

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委蛇行可從跡也蓋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愼之至雖跬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郎僕射竊識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跡之謂也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按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旂即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旂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遊二遊二乃重讀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遨遊二句也此詩舊本似

亦作委蛇故沈重誤讀耳晉人作頓首頓首亦頓下首下各疊之　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旅佗與蛇形異聲同抑或鄘風委委佗佗別本又有作委佗委佗者而范史用之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未嫁稱女未娶稱士故士皆與女爲對文鄭風曰維士與女夏小正曰綏多女士易曰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荀子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平王之孫

商世雖無議行優劣制謚之法然已有舉其德號者若頌云武王載旆是也周人謚法亦作於周公攝政之後在武王時

尊其考爲文王猶是倣湯號武王之意未嘗以文爲定謚諡臨文多隨其德而稱焉或曰寧王或曰平王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詰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方將萬舞　邶鄘衛

簫萬舞干舞也明監本誤作干羽以本疏校之可見又閟宮簫亦有萬舞干舞也監本彼處不誤鄭君注易亦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簫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簫者何簫舞也唯左氏初獻六羽傳云將萬焉似羽籥得通言萬者然彼傳又云子元振萬文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仍專以萬爲武舞矣且即此詩證之萬正當爲武舞故以有

力如虎言之首二章稱其武舞三章執籥秉翟乃稱其文舞
彼美人兮文武咸宜是宜爲西方周之臣矣序原經西方之
人意謂可以承事王者云（周宅西京國語稱周書爲西方之書）

忽彼泉水亦流于淇

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歸異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託興
焉淇水之在衞者也泉雖異歸乎流而終入于衞女子有行
遂與衞訣曾泉水之不若茲之永歎矣

要我乎上宮

孟子章句曰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烏之意此序所謂
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詩可以觀

良馬五之

傳云驂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今按
詩詠大夫所乘皆通言四驪四牡雖王度記有大夫駕三之
文似非周法也四之五之又不當以轡爲解乃謂聘賢
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
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
皮以馬六匹是庭實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以爲衞宣公
之時蔡衞陳人從王伐鄭之事雖詩之世次多有倒亂未可
以在芄蘭河廣之後爲疑然鄭在衞西於自伯之東文實未

協也必欲舉春秋所見之事以當之王逐惠公朔立公子留齊魯納朔王人救之意此詩之伯其隨子突而東拒齊師者乎

聊樂我員鄭

毛詩古文員皆作云見於商頌箋後世以隸寫者錯出不一於是此詩員字釋文云本亦作云小雅昏姻孔云則又云本或作員愚謂聊樂我員與昏姻孔云之云正是一義左傳引彼詩而說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員之言圓也環而相聚之謂也序以出其東門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之辭彼有女如雲皆出城奔離者也幸我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猶得圓聚聊相樂耳雖有美女何暇思存乎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齊

蠅聲後於雞鳴者也而以爲鳳與之詞實未可通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彼詩云不夙則莫盡此詩之旨矣首章刺其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之鳴不敢怠遑既盥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也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於是卒思得郊右賢妃者以爲其君助益賢妃待于君寢君之愛之也若曰蟲飛薨薨猶甘與子同夢也妃則曰會且歸矣君其以時聽政無俾或憎予及子焉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按古者充耳皆有絖絖下乃綴玉象之等令素即象瑱則不當復出瓊華素青黃皆謂

其紕之色尙之者瑱耳毛以素爲士服靑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則得之士喪禮瑱用白纊是士以素也大戴記晏而前旒蔽紕塞耳玉篇云蔽黃色是國君以黃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紕紕垂瑱之條也然則天子充耳以玄歟此詩三章異服見自君下達皆不親迎而由今考之又可見塔之俟其婦也君不下堂大夫不及門蓋有尊卑之別矣

扈我甥兮

言魯莊公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酷似其舅此爲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三章皆侈其善射殆作於舅甥相從狩鄙之時歟

園有桃其實之殽魏

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曰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傳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是善會不能用其民之意箋云魏君薄公稅有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以衛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畎畝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齊焉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脩其園他人是殽我可得食乎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唐

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因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己未受服

于王不如其衣宏燮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傳曰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簟衾席韣而藏之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齊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韣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齊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齊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

越以𣏌遘陳

傳𣏌數正義曰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𣏌爲數此則承上章績麻而言益𣏌與縷同西京雜記曰五絲爲鑷倍鑷爲升倍升爲紵倍紵爲紀倍紀爲縷然則𣏌者八十縷之名禮朝服布十五升者十五𣏌也此與倍鑷之升名同實異鄭君喪服注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廣森謂宗卽縷音同從省作其七升布國語曰子服之妾不過七升之布漢時或謂之十縷布七縷布王莽傳自公卿已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史記景帝後二年爲歲不登令徒隸衣七縷布召南素絲五總傳亦云總數也疑總又縷字之轉

將母來諗小雅

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春秋譏之周制固有父在而子爲

大夫者蓋不逮事父者多矣曰不遑將父曰不遑將母而申之曰將母來諗從其多者言之也若云人之思恆思親者雖曰原情無乃傷教乎

嗹嗹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六句全襲召南非無意也出車本追述文王時事故其敘室家望遠之情即述文王時詩以實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解字曰人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筮與卜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宋元說經者唯逐文便乃小學詁訓之所以就湮也

南陔

正雅廿一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朱子所據儀禮樂次初不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詁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卅卷廿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耶柳邶鄘衛

本共卷而傳分之耶尋邶鄘衛之分最無義理似出漢時經師所爲直以柏舟有二嫌於無別故冠邶柏舟以下適有二十篇遂以十篇爲邶十篇爲鄘十篇爲衛猶雅頌分什之意耳左傳曰爲之歌邶鄘衛又衛北宮文子引其本國之風而以威儀棣棣爲衛詩則古經確合三國爲一藉非小序幾不復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即今之小序豈撰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吾恐梅賾所上孔安國書序設今不存必又有以百篇之序即是孔安國書序者矣其祁孔有

箋祁當作麎按鄭君破字非盡以意改如唐風之朱綃本於魯詩陳風之檖飢本於韓詩餘蓋多有所出但今不可考見耳爾雅疏引此經正作其麎孔有似亦三家詩有作麎字者而箋讀從之宋初唯得見韓詩然那疏多勦襲前人唐以前則齊魯並在也釋詁笁之爲大注忘所出疏乃引韓詩以證之而郭每云義通見詩者則又兼涉三家故多毛詩所未見鄭注儀禮論語皆參取右今文不專守一家其於詩亦然君子好逑鄭本作仇箋云怨耦日仇萬民靡不承鄭本作萬民是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愚按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可見鄭本正作是字故與不顯不承同解若作靡字無爲轉以不承爲承矣好是稼穡鄭本作家嗇箋云好任用是居家各嗇之人此鄭本二字無不傍故如此解非破字也下章稼穡卒痒箋乃云耕種曰稼收斂曰穡此條釋文尤足證明靡有不孝鄭本孝作傚箋云國人無不法傚之者今緣傳箋集合率皆牽鄭就毛由是鄭本異字難盡別矣亦偶有牽毛以就鄭者顧言則違傳云違也明與很違其尾同字箋乃云讀當爲不敢噳咳之噳噳今俗人噳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前儒欲依鄭作噳遂併附會傳之跲字當爲欯非是詩箋故不純同毛公皇矣四國以爲密阮徂共生民履帝武

敏以爲履大人迹並魯義也五經異義曰詩齊魯韓說聖人
表未有張夫子問褚先生稷皆無父感天而生史記三代世
生之事按儒林傳褚少孫治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前漢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又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
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按齊詩四始五際
略見於氾歷樞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
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際者午亥之際爲革
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
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朱均曰天門戌亥之閒龕所據者孟
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康曰詩內傳五際卿曹午戌亥也陰
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愚謂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

應鍾爲均也四牡則太蔟爲均天保夾鍾爲均嘉魚仲呂爲
均采芑姑洗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
未湮者如此故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
更興廢觀性以麻觀情以律律麻迭相治與天地稽三綦之
變亦於是可驗周十月斗建于酉朔又直卯幽王本嗣位于
卯孟之際適當卯酉而日月告凶其咎尤甚故卒致東遷改
政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
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臣
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朞其法以卅年管一
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
寅旬首者爲孟率十年一移故謂之三朞今據陽嘉二年癸
酉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元六年入
酉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前卅年而建武十年
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
又前二百九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
年而得周十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

歲七百九十四年實惟午孟之八年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爲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重愼詩以諷戒易以終始　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綦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縣爲亥季其水始獨言大明猶三綦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爲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

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戌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謂爾遷于王都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今按韓詩次第與毛同又以三綦推之知齊詩亦以十月之交爲幽王時其言刺厲王者唯魯詩爲然豔妻煽方處魯詩豔作閻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閻之爲郵並以褒姒豔妻對文一爲幽王妃一爲厲王妃孫毓曰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

既滅篾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廣森謂謂爾遷于王都句以爲幽王時亦不可合此王都正言彘耳時王流于外共和居攝其勢將爲羿之代夏新之更劉故詩人懼之而欲正大夫之從王于彘也共和史記以爲周召共和行政竹書紀年以爲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雖汲郡古文未可盡信然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則紀年此條爲有據者大雅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此篇大旨與桑柔略相似周宗既滅猶彼言滅我立王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猶彼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得罪天子怨及朋友猶彼言進退維谷矣

壹醉日富

壹義若記壹食之人壹聚也聚醉猶羣飲之意

旅力方剛

傳云旅衆也典引勤恁旅力以充厥道章懷太子注旅陳也似較毛義爲勝旅力猶論語言陳力也大雅靡有旅力言無有旨陳力者也古字旅臚音訓並同故周官旅擯先鄭讀爲旅於太山之旅後鄭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漢書大夫臚卽旅於太山也儀禮注曰古文旅作臚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

首二句正序所謂田萊多荒者也千畝不耕大田廢矣黍稷不生生茨刺矣詩人見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時此田何爲者乎固藝黍稷以奉祭祀者也於是陳古祭祀之事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與與之黍化爲楚楚之茨引之云乎替之云乎

歲取十千

箋上地穀畝一鍾按古量六斗四升爲釜釜十則鍾小爾雅日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則漢時以八斛爲鍾量名變亂由於陳氏漸沿至漢復與陳量有殊互詳左傳管子山權數曰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八石者鄭所謂一鍾也畝收一鍾爲價一金故漢書言豐鄗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得與此箋相會十六兩爲金二十兩爲鎰乘馬篇曰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以相推校每粟一石金二兩布十疋其值參相等疋卽兩也又治國篇曰秋糴以五春糶以東東十疋也言隔歲糴之得倍新穀之值然則春糶乃得鍾一金旋收旋糴者半之然石值金一兩矣古者重農粟布貴而金賤略可見於此

彼介彼止

箋曰介舍也按廬舍作於田畔是井之畔也鄭意蓋以介與畔通

壤其左右嘗其旨否

壤鄭讀爲饟既言饁復言饟詞旨似複王氏注云壤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方言饁食忽言除萊文次不倫蘇氏傳云壤取也凡壤羊壤雞竊取者乃言攘耳施於此尤非宜東原戴文以爲農人攘其左右手之秧而取食似較三說皆勝愚又按曲禮左右攘辟鄭君曰攘右讓字此詩疑亦古文之未盡變者漢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攘說讓客从手讓詞从言今文混合爲一攘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

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孰否也於此一言見民之漸於禮讓焉見民之饒於飲食焉簞豆乾餱動有吝色豈唯其俗實薄抑亦已之不餱何以推人故觀乎田野而太平之盛富教之兼至可以想矣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訓也蹈動也言其性喜怒易動而無恆也惟傳曰蹈動也靖治也按動者言其性喜怒易動而無恆也惟王喜怒不恆故前者嘗使予治某事矣後復窮極我使不得竟其施又甚則罪我放我焉末二句正證明上帝甚蹈之事箋解尚小疏然其以左傳行子南轉注次章邁之爲行行之爲放甚確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此篇似東遷以後之詩行歸于周與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同義彼都人士者據東都而斥西都也周之初東自必有以攘犬戎復舊京望於平王者是詩即杜篤論都之意猶西周遺獻所作故得附諸變雅王風僅繫於一國亦日漸陵遲所致未必宅洛伊始頓無一篇是雅也孟子詩亡併不當作雅亡解陳靈公以後無風于者不能採風而詩之存於太師者亡耳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自是據作春秋時不謂隱公元年也王者之迹熄故霸者之迹無美刺之義亡故褒貶之義作若以東周之詩不當在白華刺幽王之前則朱子亦嘗以黍苗爲宣王詩乃在諸刺幽王者之後矣且此章獨毛有之二家則無可見漢初經師於都人士詩本有遺錯尤難孤據毛所次第爲定

常服黼冔大雅

常旗也服矢服也此覲禮所稱侯氏載龍旂弧韣者也但諸侯不過龍旂殷以先代之後得建大常仍其王者之車服來助祭於周廟故詩特言以見寵異而傳說之曰殷士殷侯也王者之後稱公毛云殷侯者通言耳其實祿父所封是公周書王會曰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是也多方維爾殷侯尹民則通詰殷遺諸侯及其卿尹庶民侯也尹也民也乃三等之人舊以爲殷諸侯之尹正民者固非或遂以殷侯爲斥祿父亦未是六月載是常服傳卽云日月爲常彼戎車而載戎器其服爲矢服益無疑矣

使不挾四方

傳曰挾達也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右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無貳爾心

矢于牧野矢誓也大誓逸篇曰昏弃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遂弗救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蓋周公約武王之詞夫武王舉大事豫之於頌今說者轉以爲衆勸武王之誓詞以爲詩魯人又復述者素審之者決矣豈至牧野交刃而或貳其心哉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回自上命下語氣且訓無爲毋矣

薪之櫰之

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按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雨師畢也此薪槱卽槱燎之祭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或說以爲星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小宗伯四類注云兆雨師于北郊然則先郊而後伐者是北郊類祭歟

周王于邁

漢儒謂文王生已稱王宋儒非之遂併疑史記西伯崩郎謚文王之誤愚謂文王受命爲西伯改稱受命元年此於經有徵者也其稱王與否則無可徵若沒而謚王未爲僭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可見文王之有王號前此矣殷本紀歷世皆謂之帝某經傳亦有帝乙帝甲盤庚制天子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曲禮所謂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文王尊其父焉及其旣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尸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魯人詩命乎周而作頌將上其辭於王之樂官故每諱其爵焉示雖僭而不忘臣禮乃槩樸一篇曰周王于邁曰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殷王也此詩其作於文王旣沒殷王未滅之際者耶宋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出車篇稱王者文王也稱天子者紂也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告之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也然彼朔方非南仲之時已有王稱特周公作小雅追敘之耳　或謂湯誓牧誓之王曰皆史氏追書者此則大謬武王得白魚而正王號見於晚出大誓今全篇已湮無從決其眞僞但以理論之聖人旣審知天命之興廢卽正大號以討獨夫必無所矯飾於其迹若猶稱西伯謂非糾之爵命可乎旣守其爵命卽糾猶有君道愚謂以周王伐殷王則可以西伯伐天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子魚之言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唯始者未能絕而滅之故曰致之而已使之附而已致之而不至附之而不附是不能已於復伐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惠定宇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

是故未克殷先稱王似逆而實順也
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恭而實僞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畔援跋扈也鄭箋義歆羨覬覦也岸如宜岸宜獄之岸謂蒙難于羑里也獄也而謂之登臣子辭也後史以帝幸爲狩將言伐密伐崇嫌於不臣之迹故首明之曰文王無敢有跋扈也無敢有覬覦也蓋先是嘗就紂之囚而猶不貳矣然此自文王之臣志乃必託諸帝謂者則又以見武王之事豈畔援歆羨哉不取亦天命取亦天命云爾雅頌多陳天命於服事殷之節稍略後世無文之德而妄擬文之迹者遂幾有以藉口出車一篇述文王尊殷天子之命者至矣古說又爲近儒所奪廣森是以三復此章而惜周公之微言未有能表明之者也

也廣森按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王藻弗身踐也鄭讀爲翦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篤公劉之前而皃鷺既醉重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箋以公尸爲天地社稷等尸皆不可從且天者穹虛之氣烏可以人象之尚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古者立尸必以孫有虞氏郊嚳丹朱於嚳爲孫然則郊之有尸配者之尸耳故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以董伯爲姒姓許叔重引魯郊祀祝延帝尸蓋郊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稱其尸爲帝尸也

永錫爾類

國語叔向稱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廣森聞之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繼世以立君象賢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傳云浮浮衆彊貌水有弱水則江漢之奔滔滔廣大貌按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滾以爲轉寫交誤特拈而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頌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君樂記注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考工記言世室武之廟皆如明堂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

時布政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周之正朔自文王廟頒之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下經曰王入太室祼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二祧爲五室九階四戶八牖之制不與他廟同逸書作雒謂之宗宮考宮文宮周之宗也武宮成之考也記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皆以功德不毀之名通言之爾宗祀明堂實卽祀文王之廟蓋春祠於青陽夏禴於明堂秋嘗於總章冬烝於玄堂太室則四時共之就五行之宮以象五帝之位所謂配上帝者其義如此愚深韙漢儒五天帝卽上帝之說讀此詩維天其右之益信矣斯所作孔曼且碩魯頌

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按薛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曼且碩爲美宮室詞窘而意複矣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帝立子生商商頌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錫之姓曰子而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見左氏哀九年詩稱子姓商詞義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問其姓問其所生也唐風不如我同姓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尚書中候曰堯封稷契咎繇賜姓號禹貢於庶土交

正之後卽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爲言然則帝者謂二帝也前篇古帝命武湯後章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鄭君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古爲天箋詩亦云古帝天帝也按湯有天下自是天命不得更言何帝命之則天之稱古施於此爲確其典謨稽古似當以夏史追記之詞爲安然鄭於彼亦非創解益古文師說如是故張平子西京賦云聖上同天卽用書稽古之語也初學讀其賦而昧其義者多矣

爾雅

落釋詁

物終乃落而以爲始何也嘗考落之爲始大氐施於終始相遞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踐阼其詩曰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以菊花不落爲疑而引此落始也

訓之者頗爲允當葢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芳故它華不可以言落英唯菊乃言落英古人用字必有意義類如此

蕪廡有也

小雅民雖靡蕪王子雍注讀爲蕪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愚謂蕪既可與蕪通則盍引此蕪有也以詁之毛公說國雖靡止云靡止言小也正義申之曰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以上句例下句則王注雅得毛意但民雖無大文義不足不若解爲民雖無有正是民少之意與雖無旨酒雖無嘉殽設辭相類

殽格

注宋曰屆此本方言曰艐宋語也郭蓋以艐爲屆孫炎云艐右屆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蹈以艐路徐廣亦音介然艐之與屆形聲弗類當從顧野王音子公反爲是艐格連文卽商頌所謂嚴假無言者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中庸詩釋文假鄭音格至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中庸詩釋文假鄭音

都繇於也

注書曰皐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按卜繇之繇經典原止作繇然郭義殊强鑿都繇皆發語歎辭繇亦見書大誥多方並有王若曰猷尃也漆書作大誥繇爾邦多古文繇猷通故爾雅亦作繇字卽卜繇似亦可通作猷小雅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蓋言不告我以卜之繇也顧未可就以繇辭當都於之訓耳猶卽猷字从犬左右易耳孟子猶皆用由漢書由皆用繇

順

儀禮諸言陳者有西順南順蓋指彼文

蠶沒

注曰猶黽勉按詩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彼勿字當讀從卽勿之勿卽與此蠶沒同

翕雋勤也

仁和翟灝曰魯頌實始翦商鄭氏箋以翦爲斷後儒多疑其害義今觀此釋則詩言翦商猶書武成篇言王季其勤王家逸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也廣森按閟宮毛傳曰翦齊也此翦雋釋文云本又作彗大戴禮稱黃帝幼

而彗齊然則翳彗猶彗齊之意

育

虞書曺子傳云曺長也漆書古文作育子見說文解字育義亦爲長禮唯公卿大夫元士之長子乃入於太學故曰教育子

縱縮亂也

注縱放斂縮皆亂法也義非是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是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之亂彼注以正爲直是亂亦有直意故以相詰

潛深測也　釋言

考工記漆欲測測當訓深

室中謂之時　釋宮

時讀爲峙蹢之峙

律謂之分

注云律管可以分氣按律管當入釋樂不當與磬毀量嚴等連文唐高郵有律筒賦曰碧鮮之竹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下彼高鳥紛如墜葉據此則律亦捕鳥器也集韻有律字云竹管以射鳥乃後人別加竹爲之

正月爲陬　釋天

此周正正月也故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貞正也攝提星恆在北斗之首言斗杓正北指子也周之孟春故稱孟陬今以陬月爲寅則斗已斜建東北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

歲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聚與
陬同謂甲寅年甲子朔而子時冬至也若畢陬爲甲
寅冬至安得在寅月乎且甲寅之年寧有甲寅月乎夏厤甲寅年正月必建丙寅推厤元冬至則用前年天正甲子月也又按四分厤改名太初元年爲丁丑小雅日月方除篆曰四月爲除今爾雅作余鄭君所讀本異首章言二月初吉次章言除明除者周正四月卽夏正二月也越語至于玄月韋昭注九月爲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是亦據周正言之但鄭於歲亦陽止篆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之說則與小明篆自相戾宋人因之又有分正陽之月爲正月陽月者錯中生錯矣

祭星曰布

皇云布散祭于地據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無布散于地之義注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注云司命傍布也益祭司命而以羿配羿雖無德然太康有自取失邦之咎觀王賢臣作箴猶曰在帝夷羿不聰其帝號則謂羿死而爲神或亦必誣矣又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開以始織布繫著其傍謂之曹布按司命文昌宮星也然則祭星傍有繫布故謂之布不獨文昌爲然司巫祭祀共道布杜子春設新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露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是卽繫著神傍之布歟封禪書稱雍有諸布之廟益祀諸星者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坰釋地

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此義非是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詩曰駉駉牧馬顏氏家訓云駉駉牧馬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在坰之野然則坰牧皆在遠郊之內此郊外蓋近郊郊外也令以王畿言之遠郊百里半之五十里爲近郊其外十里曰牧又其外十里曰野又其外十里曰坰又其外十里曰林又其外十里達於遠郊之境

刼蕘豕首釋草

按刼蕘可以染藍故一名蝦蟆藍周官染草鄭注以爲芟蔔蒿蘆豕首紫刼之屬

殺蔗勞葦醜勞葭華

舊失其讀此當於葦醜絕之殺蔗勞三名皆葦類也勞者葭之華也卽今蘆花也

檓梧樸樕枹者謂檓采薪采薪卽薪釋木

舊亦失其讀檓一名梧梧之生而樸屬枹茂者謂之檓也采猶薪也恐人不明故申訓之曰采薪者卽可單稱薪也疊互相訓釋詁多此例采薪卽薪是自解上句薪字非薪柴之薪乃薪采之薪春秋傳曰薪采者也小雅薪是穫薪箋曰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此采薪乃單稱薪之證愚仍恐人不明更申訓之曰采析薪也薪亦析薪謂之采薪又卽可謂之薪薪

皇黃鳥釋鳥

篇中釋倉庚者尙有二焉此注亦以爲黃離留太相複重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卽周書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騂牝驪牡玄　釋畜

郭以牝爲騂牡爲驪而玄別連下駒字爲句疏引檀弓注讀則如此今檢鄭注周官庾人又引作騂牡驪牝玄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騂牝爲牡讀與郭異是叔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騂牝三千若騂卽是牝何勞兩言彼傳云騂馬與牝馬也又必知牝牡字當互易者以禮駕四牡不用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驪濟濟則驪必騂之牡者玄乃騂之牝者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三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經學卮言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爲政

饌鄭本作餕注云食餘曰餕愚謂今文雖作饌義亦與餕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簋皆作餕今文作簋隸省據說文饌卽簋或字儀禮以簋爲餕論語以饌爲餕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凡敎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敎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挾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邢氏正義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東原戴丈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亦云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

書云孝乎惟孝

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釋文亦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按古于乎通用呂氏春應覽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卽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礙但梅氏所上古文君陳恐未可爲典要包氏以孝乎惟孝爲美大孝之辭與記言禮乎禮史言時乎時文義相類故潘岳閒居賦序夏侯湛兄弟誥華嶠後漢書序傳並用孝乎惟孝句相承有自似不必改讀也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八佾

栗篆文作棗从卤古文作鬣从西从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卤西本字也 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是以古文从西白虎

通引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初宅西故社以栗矣

回也不改其樂 樂也

呂氏愼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卽宋人所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者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而古文與如通周官旅師而用之左傳見仲而何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三朝記在家撫官而國並以而爲如此而有亦讀爲如有其義當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之如同儀禮多以若爲或唯此篇言如如若一耳如猶或也而亦或也言有祝鮀之佞或有宋朝之

美乃免於今之世不然則難矣

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秦誓孔傳束脩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今按本注正言奉脯脩爲禮不如書疏所說或唐人別見子國舊解而集解非引鄭君云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魯讀誨爲悔今從古按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吾自束脩已來蓋並如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自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束脩一犬穀梁傳束

脩之問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脡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中屈之五臟則爲胸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者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裹糧之意也又束脩之別一解

古之賢人也

公羊解詁引此文徐彥釋曰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著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是唐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句意而妄改鄭則統古之賢人也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意亦同此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黎伯

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尚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

太宰問於子貢曰 子罕

子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廣森以爲是宋太宰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即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宋本商後當時通稱爲商故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韓非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

疔謂宋太宰也

不攻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閒譽自足朱子亦承其誤既重誣賢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納鑿不可通也集註本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末可與權而牢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鄉黨

周禮諸侯相爲賓客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擯者賓陳擯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即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

復其位

子國曰來時所過位尋復字之義此爲是也顧上文過位若是君之空位則與其字之義未協鄭君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當從之曲禮曰下卿位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此君視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矣

享禮

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此注乃据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若雜記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之類不必備引）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既不告朔于太廟則朔朝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徼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者之非也（玉藻此節鄭注義是王肅改袁家語以自實其與鄭異之說不可爲所惑）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爲言國未能復古視朔之道則己亦不敢充其服故相隨而冠弁也（皮弁等在冠弁之上不視朔則禮不盛故服亦不推記文以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

常也不必言也吉月而皮弁服亦常也唯吉月而朝服與禮異故記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僕者儀禮記曰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僕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敎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註兼存三說愚以爲共訓執三嗅雉鳴者近是共與拱

同仲子昌言拱押天人注云拱執也呂氏春秋曰子路拚雉而復釋之正謂此事拚亦執取之意或者拚雉即拱雉之誤緣文義形相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益言三家）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韓非子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

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按二書並有此事而各得之傳聞固學記聞載呂說今併記韓說以廣其異

奪伯氏駢邑三百憲問

子國曰管仲奪之此奪義加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習氏引喻正合經旨駢邑者即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郚也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郚邑

應邵曰伯氏邑也凡土地字从邑多後人所加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即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于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荀子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似鄭注以爲秦大夫誤矣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即此卞也晁弁之弁篆體作(隸變作)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按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云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韋注小誤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 衛靈公

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取强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子一以貫之言子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季氏

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者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歟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周有八士 微子

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按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

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隸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歟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子張

句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按蔡邕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經學卮言

孟子

以遏徂莒梁惠王

按毛詩雖作徂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从呂卽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徂莒皆爲國名遏徂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也東京賦曰旣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稊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　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榭故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豫並音序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遍再

人皆謂我毀明堂

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按封禪書泰山東北陛古時有明堂處然此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葢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

使虞敦匠事　公孫丑

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敦匠事人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注云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辟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

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椁似殷正始定棺椁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滕文公

均是由也糞之則其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糞犬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就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獲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既不足則土疆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厲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兄戴蓋祿萬鍾

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既爲

王疇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矣四曰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離騷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亦云其意將以復進於親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詞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

於畢郢

金氏前編以爲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置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阝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會子反

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會子屬武城人語言無飭攻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墻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日

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萬章

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今按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注云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若然丹朱之外尚有九庶趙氏旁覽未及不韋書也然高氏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

殺二苗于三危

今尚書竄三苗漆書古文作竄見說文解字　蓋殺卽竄字相似而誤流放竄殛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四凶族也左傳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讀爲黎胡氏禹貢錐指引以說二百里蔡而疑孟子古本元作黎三苗愚謂蔡蔡叔之蔡卽當作竄竄蔡形聲亦相似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集註亦相沿而不加核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

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耶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者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謚通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者（別詳後卷）今據稱貞子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而無君乎　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魯定公十四年）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棼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於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

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此可徵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葬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莊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計五十一歲當定公八年時尙未仕於魯容有之沛之事但南華多寓言不必據爲實蹟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焉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之下去衞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衞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賫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蕭愼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前云蔡遷于州來卽是一事若將果得之句下直接是歲魯等事移著於前則於試求之故府哀公三年句文順事從矣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衞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反衞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衞孟子所謂於衞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衞靈公主顏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爲是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

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
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
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鄣爲齊附庸鄣者紀
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
世食其采以臣屬于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
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孔子亦獵較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
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告子
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

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朱子則嫌馬之白也無以異於
白人之白也馬上似少一白字故不取舊注愚謂古人文字
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
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其白人
之白文義亦通先儒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
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王充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
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
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按
公都子此問卽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

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也右論語

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見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非由外鑠我也

爾雅曰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集註泛言成熟之期非也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已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豈謂一鉤金

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爲履倍重按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

被袗衣鼓琴（盡心）

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朱注以介然屬下句愚讀長笛賦曰間

介無蹊似古讀有以介字絕句者開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迹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經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春秋左氏傳

楚人坐其北門　桓公十二年

注云坐猶守也惠定宇補注曰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於古義廣森按惠氏說是經傳言坐陳者甚多周禮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晏子曰介胄坐陳不席而犬武舞亂皆坐亦所以象軍列也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莊公三十二年

次喪次也所謂五月居廬者也黨氏魯大夫氏也古者外朝有卿大夫治事之舍及後世世卿遂世其處故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署所以朝夕虞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後代官署之名實肇於此哀十一年傳曰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則黨氏在外朝甚明蓋居廬于觀門之外因大夫之署以爲次若子野次于季氏襄三十一年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昭廿二年其事並同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亦入就喪次也翼者室在左右之稱其諸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室歟詩適子之館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不殯于廟僖公八年

被周禮無殯廟之事殯廟者魯禮也魯禮何以殯廟殷禮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謂既大斂以柩朝于祖而就殯焉魯有天禮嫌純與天子同故周尚騂牲魯尚白牡周春祠而夏禴魯春祠而夏禘周祀天以日至魯以上辛周乘玉路魯乘木車若此之類皆從殷也魯多殷制故春秋內魯因託變文從質之義定元年經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計癸亥至戊辰六日諸侯五日而殯蓋殯之明日而即位也正棺者殯也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即位鄭注云殯之明日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閒魯殯楹閒其用殷法可知何休以爲喪自外來象小斂奠于堂故正棺楹閒小斂三日事也何待戊辰乎且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兩楹之閒則殷殯楹閒者正以其在廟中故耳主神

在室樞須向之

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二十四年

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成聃聃今以傳文校之蔡郕霍並周公之兄且十人當數毛叔無曹叔定四年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下文別云曹爲伯甸則曹不在五叔之列杜彼注以五叔爲管蔡郕霍毛是也曹滕皆叔唯聃稱季而越次居上明前八國因是嫡子故先列之

詩隧二十五年

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基禮也今按國語襄王距其請隧之辭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焉是並以建國制地爲言與葬禮不類韋昭注隧六遂也其義爲長羨天子六鄉鄉各一軍以爲戰士六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有鄉而無遂文公欲增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避遂之名有遂之實矣隧與遂通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並以隧爲鄉遂字宋魯皆有王禮故唯二國有遂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三十一年

成王封衞周公代作誥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猶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案以此證康誥朕其弟爲周公語引經斷經羣

訟可息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三十三年

注云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並非傳意主謂新作之主即禰也廟太廟也烝嘗禘俱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犆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即彼犆礿也言春礿恆特事于禰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于祖廟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禰廟傳就據有祫時通略言之耳一犆一祫者非必一年犆一年祫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云一有一無曰有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右訓皆爲或經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譏之此春秋之新義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禘昭穆之禘

蔣實審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　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　王制固爲正法即左傳亦道其正例至魯祭則有建辰之月而烝建丑之月而禘者失禮黷祀不可執究

曰夫己氏　文十四年

葢桓之六子商人弟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爲己杜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叙懿公於公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爲君而公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女獨雍母爲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叙之自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鑄鼎象物　宣公三年

嘗讀呂覽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

其身以言報更也審分篇曰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審應篇曰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離俗篇曰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注云未聞竊一作窮恃君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似取子午對肖凡言鼎象者五識之以備博聞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十二年

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綏以崇毛詩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以崇猶言以終也舊注未協陳澔改讀以崇天子更誤武詩六終嘗與舞者六節相應武始而北出也賚三成而南也桓其六成也般篇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疆南國之事也酌篇曰實維爾公允師美周召之治也六章蓋今頌存其五焉序曰酌告成大武也則其爲武樂無疑而以篇名篇位推之般亦近是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君注宿夜武曲名皇侃以爲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卽武之三成象滅商時事者歟

投袂而起十四年

呂氏恃君覽曰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曰是以宋爲野鄙也鄙我義如鄙留之鄙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劒及諸門

車及之蒲疏之市然則投袂者投其所削之袂也削裁也此傳文未備杜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矣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既不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尚小疎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蓋諸侯唯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

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爲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強說也堂上之樂大瑟達越有柎磬而無鐘鼓既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遏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晉見魯有王樂欲以相儛穆子乃從而譏之使乎使乎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九年

日當爲曰其義乃通古人書曰曰字相似唯曰上小缺以別之轉寫易誤故陸氏釋文每於二字下出音若詩曰爲改歲音越一讀人實反呂刑由慰日勤人實反一音曰且有疑混兩存者矣

請以桑林 十年

注以桑林爲殷天子之樂名按成湯遭七年之旱禱於桑林而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蓋桑林者雩舞也周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君曰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下文舞師題以旌夏其皇是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二十一年

杜云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愚謂此公姑姊即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世於左氏說爲公族祖父其女子子則公之族姑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女而稱公姑姊以嫁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語斥稱姬氏可知非公女矣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君姬氏見宣二年傳

唯卿備百邑二十七年

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謂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愚仍以四井之邑言之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易邑人三百戶鄭君注曰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論語伯氏駢邑三百今按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然則大國之卿地五成次國之卿地四成儁本小國之卿地三成歟有地三成廟事二世與天子元士次國羊解詁云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者是也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三十年

注曰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宜城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爲丅丌丗丣或爲丄丄三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即其遺象紹庆發八難云請借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丅之七丌之八丗之故用四箸而足篆文亥爲丣其乚與丄相似乃與丅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傍則成忉正如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但古文亥本作豕與豕同意見說文解字故子夏讀晉史以三豕爲己亥之誤己亥是己豕三豕是三豕史趙晉人而稱豕字豈其聞識之博抑亦浮夸潤色傳或有焉

其敢愛豐氏之祧昭公元年

注云祧遠祖廟按公孫段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其家唯有子豐廟耳焉得有遠祖廟祧者始祖廟之名豐氏以子豐爲始祖故稱祧焉始祖廟所以名祧者緣遷主必藏于始祖廟祧之言超也唯周人遷穆主于文王廟遷昭主于武王廟因以文武爲二祧若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則皆謂始祖廟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注云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愚謂離麗也麗猶兩也於易明兩作爲離冠禮儷皮古文作離皮兩鹿皮也曲禮曰離坐離立謂兩人坐兩人立漢律曰離載下帷謂兩人共載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故二執戈者稱

離衛其義如此

徵爲五聲

注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此五聲所屬相承依月令爲說然於五行生尅之法都不得合鶡冠子則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孫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注錄當爲角角聲之誤也四時皆角里先生荀氏漢紀作祿里是古音角與錄祿同讀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御制焉故調以宮據彼文唯宮音土商音金與月令同耳角水音也徵木音也羽火音也若然宮商角徵羽正土金水木火相生之序而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乃相變而得其所尅二者次第並有意義長於月令矣昔揚子雲嘗恨不及呂不韋時車載其金良有以也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三年

注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云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謂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愚謂如此直加豆一耳於三量皆登之義未協管子輕重丁曰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鎰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鎰二泉也（鎰二十也　鎰二泉也）率釜大於區五倍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乎管子後人所綴述非出夷吾自爲故得有陳氏新量錯見於篇然亦齊人之書自足證杜氏之誤也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世族譜懿伯卽惠伯之父緣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它字子服見於國語子服氏得氏以此杜既以它字爲氏乎其誤可知鄭注彼文云敬叔之稱乃生於叔弓無關於惠伯矣按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會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齊女聖姜生文公又娶楚女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娶齊生叔老老生弓弓楚爲敬子自桓公至敬子七世故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疏家疑其誤者偏據左氏而未兼通公羊師說耳叔父之文於左氏世次不合故記有之傳則無杜氏乃强爲牽會此治經無家法之蔽也遇懿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忌日之解爲允因值叔父諱日故叔弓體其意而爲之避若親之忌可勝避耶惠伯自稱其父而乃云叔父之私者對叔弓爲辭正猶成王誥康叔不稱文王爲王考而言乃顯考也吾鄉俗親族相與語猶然至記注旣不以叔父爲惠伯呼懿伯之辭則今本亦有叔字者必後人因傳注而妄改或原注直作惠伯之父無叔字柳或原試思鄭若亦作惠伯之父則校者竄乙更屬有因是敬叔於昭穆云云贅而無當矣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九年

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言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郮遂禽移大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

爲號則棄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畏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古人名字多一定相配六旬之吉庚午爲上是以名庚者字午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十年

注載幣用車百乘似幣雖多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兩同義小爾雅曰倍文謂之端倍端謂之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百兩二十束也禮卿行以五百人從有幣須多徒衞故倍之而千人矣

壬申復施之十二年

舒施曰施猶置尊曰尊設席曰席詩云胡不施施蓋言施其施也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二十年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君答云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廣森謂傳稱康叔封於衞啟以商政故康誥一則言殷罰有倫再則言罰蔽殷彝蓋犯罪同坐商法無之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猶未變商舊也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康誥有劓則人周五刑無則所謂商之刑名歟穆王訓夏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

孝見呂氏孝行覽周官殺罪五百三代之律由簡而繁由輕刑謂死刑也

而重其大略可覩已漢律大辟四百九條

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服注鼓量名引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愚按鐵雖非以量計然鼓實兼衡量之名可通言之小爾雅曰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以四十斤爲斛而禮記隱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亦得與四百八十斤相會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召亡之道又此姦法本自范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亡也不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亡也猶言亾之易也音難易之易

繁氏定公四年

釋文繁步何反史記有河東守番係索隱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廣森按番維司徒韓詩作繁則番氏卽繁氏陸於此從婆音得矣於彼音方袁反則失繁與皮通儀禮皮樹或爲繁豎古今文之異故漢書人表作司徒皮師古曰卽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者也皮古亦步何反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魯國蕃縣本音方袁反白裒云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

曰皮也謂改音步何反後人遂讀入支韻誤甚愚嘗就唐韻以攷古音通轉之法大氏東江與侯虞相配冬與幽蕭相配侵覃與宵肴相配庚陽與魚模相配耕青與支佳相配眞文先魂痕與脂微齊皆灰相配元寒山仙與歌戈麻相配舉此一部言之如陳風南方之原可與娑協大雅時維姜嫄可與何協齊語言獻如莎陳宋之閒言桓如和說文解字婆从皷聲罷从罒聲而寒桓歌戈諸韻偏傍互見者固不獨繁番爾字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七年

沙傳文作瑣公羊經文作沙澤然則瑣卽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今此左氏經亦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云地在陽平元城於瑣澤下注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

墨子曰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胜中行染于籍秦高彊然則生朔亦導范氏于惡者其黨與死皆未足多也長柳卽張柳古複姓漢藝文志有長柳占夢

嗚呼哀哉尼父十六年

儒者相承言周公制謚非周公始制之也特以德行優劣爲謚始自周公耳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可見古人訓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謂易之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帝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謚殷本紀必云某甲立是爲帝某甲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一生號一死號似復而非復也

制然此亦彰癉之大柄唯天子得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謚於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隱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制謚其始猶配字爲號若魯成季共仲齊高敬仲國懿仲之類又降而率以謚冠子矣唯宋大夫孔父穀梁說字謚也而檀弓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亦云尼父因且字以爲之謚於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非禮之謚謚之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不敢以末世之法謚之嘗考列國之臣見於左傳者唯宋卿無謚表見而世本叙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否於華氏曰好父說生華父督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生司徒喜於樂氏曰樂父術生碩父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呂以及魚氏蕩氏仲氏向氏等皆然凡言某父者悉以字謚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謚于周而於其國中自秉殷禮穀梁後鄭之言益可信矣他國大夫如衛石駘仲駘字不見謚法蓋亦東周之初猶守禮典以字爲謚者又按少牢饋食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若大夫應以謚冠子豈於祭而不稱謚乎鄭見少牢如此故於特牲某子決知爲伯子仲子而非皇考某子異其文者某甫即士禮稱伯子仲子矣非必祖稱考稱甫考稱子互舉以見例耳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鄭君駁異義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愚按管子有言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

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祢所出公之祢謂此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乃有氏族故曰公孫公孫之子又稱公孫公孫之子乃有氏族故曰三世則昭穆同祖祖廟既毀乃別爲祢祀其所自出孔氏姞姓惲之鼎銘稱曰叔舅當是自他國來仕於衞者未知其先本出何公也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都宗人注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而郊特牲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但謂不敢以爲太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禰廟諸侯必以始封爲祖大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自出之君則別立廟不敢與私廟齒蓋都家之廟若漢時原廟雖國滅家廢而廟自不毀故仍謂之公廟至三家直以桓公爲祖而不復祖牙友之等乃所謂大夫祖諸侯者故曰公廟之設子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不然魯鄭之設周廟舊矣而得言始三桓乎哉

熹森猶記幼讀傳至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巷輒疑作城曰城作郭曰郭經之郭公未必公非邑名而與城中邱等同例稍長究心於唐以前箋疏乃知治經貴有家法向之鑿空臆說如此類者悉痛自刪汰而於春秋壹守公羊師說左氏於經豈無所當顧賈服舊學已爲杜征南所汨故此卷於說經義例罔敢置議略識其詁訓虞末附諸他經所得彙爲一編或云覆瓿亦其宜也若云曩時新異不衷之說果已刪汰無餘乎斯未之敢自信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